





郡書考索卷三十六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官制門

臺諫

臺官總論御史大夫不除中丞侍御史 監御史知雜臺官 襄行臺御史

周官宗伯有御史掌贊書法令秦以御史監郡故有監察之名見漢百

監察御史漢初以御史糾不如儀者所職與周異矣自是以來曰烏臺曰霜

臺曰憲臺無非彈擊之任宋初臺諫皆以他官兼領本職則為諫官至

神宗元豐三年始有實職惟臺官自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張巽為監察

御史正名舉職已見於此特故其後孔道輔賈昌朝杜衍趙槩張昇張

方平呂誨皆為中丞通輔論發詔后事昌言劾林瑀附會易卦宰相以

王安石孫朴趙抃范純仁呂大防英宗皆為殿中侍御史桑維翰李

中事



絃張錫皆為監察御史不作職而臺官也地內是所謂振職不撓風采肅然者得非祖宗風正紀綱之司涵養直臣之氣而然乎熙寧中王安石乃以選人李定為察官凡六察所言行於有司而不行於二府元豐四年言事而惟六察言事至今以為當然者蓋依祖宗之法也曾不知此王安石蔡京之私意而祖宗之法本不爾也嗚呼安石作俑始於鉗天下之口而終於稔夷狄之禍尚可以為法哉

諫官總論諫議大夫大夫大校司

事有似易而實難者聽言從諫是也王安石在臺諫侍從時常稱唐太宗令宰相入閣諫官隨之最切於治道既為執政有請舉而行之者孫羊若已往能言而不能行者可勝言哉李公擇且不能行其言何以責難於其君哉夫宋初諫官未有實職其以他官兼者謂之知諫院故曾宗道歐陽備余靖蔡襄皆為諫官司馬光呂誦並知諫院言論風采重一特者

皆自宸選也熙豐正名諫官雖有實職而乃隸中書門下皆自是呂惠卿等不歷即中負外而徑為諫議是乃荆公擗擊之具耳何以責其振職哉故嘗為之說曰臺諫所以正君律臣也不曲不阿真臺諫也次則示人君喜怒之私下則為大臣鷹擊狗獾之具正謂是也荆公未顯時又嘗上田正言書曰今聯諫官朝中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願一為天下昌言以悟主上以起民之疾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豈意荆公得時行道乃身為民疾國疵也身不能蹇蹇如上書時乃教人蹇蹇如對策時書云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為艱哉斯荆公之謂矣仁宗時因田况論諫官王素歐陽備蔡襄知荆公不從此必荆公復抑遏之耳非此制不存也見亦放談

古者諫官無定員後世諫官有常職

古者諫官無定員而言路益廣後世諫官有常職而言路彌塞古者工誦箴諫則百工得以諫也警誦詩諫則瞽得以諫也公卿士得以諫也庶人諉於道商旅議於



市則賤人商賈亦得以讓也上而公卿大夫下而至於士庶商賈百工之賤莫不皆得以讓是舉天下皆讓諍者也固不待處諫官之職然後即取以為諫也豈非古者諫官無定員而言路益廣歟後世不然立諫官之職將以求諫而不知諫諍之路反由此而塞夫何故諫議大夫此所謂諫官者也拾遺補闕此所謂諫官者也為諫議者可得而諫不為諫議者可得而諫乎為拾遺補闕者可得而諫乎蓋謂之諫官則以諫諍為職諫官既以諫諍為職則不居此職者皆不得而諫也有所諫則曰侵官有所諫則曰犯分語及天子者則曰指斥乘輿言關廟廟者則曰誹謗朝政所以然者蓋由諫官之有定職故也陳伯厚唐史

諫官御史其職各畧

諫官御史雖俱為言責之臣然其職各異諫官掌獻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糾察以繩百僚故君有過舉則諫官奏愆愆臣有違法則御史封章今使諫官同糾察則為侵官御史與獻替則為犯分。別諫官之職正御史之任獻替之事則付之諫官糾察之事則付之御史選持重方正

時變而敷大體者以為諫議大夫擇嚴威剛直識故事而知國體者以為御史中丞朝廷之上法令有未全教化有未備禮樂有未脩號令有未明論議有未決更張有未當陰陽之有災眚天地之有變惟入主有喜以過予怒以過奪則當責諫官而使之言其失搢紳之中有好邪不正有驕侈自遂有諂佞以奉上有諛慝以亂聽有豪強之弄法有佞倖之盜權有貪汙而廉耻不備有欺詐而忠信不飾大臣中立而顧望小臣弛慢而惰職則當責御史而陳之以彈其罪並司馬

臺諫當以威望為先彈劾為次

欲釋其人當以威望為先彈劾為次何則有威望者雖終日不言而入自指服無威望者雖日露百章而人益不畏蓋剛毅之志骨鯁之操素不熟於人心徒俟搏擊之權欲以震肅群臣清正中外則恐紀綱未振而怨謗先興也今路有伏虎而人懷憂虞門有跳狼而人不畏避豈不以牙爪之利素不足以取畏於人耶若汲長孺在位而淮南自寢逆謀蓋寬饒見刑而中外莫敢犯禁宣秉務舉大綱而百寮斂懍實泰無多



得譽而群下畏懼此四人者素有忠烈足以鎮壓朝廷矣

御史大夫與御史中丞

御史亞長曰中丞貳大夫以領其屬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闕參維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高天寶中以尚書左丞張公為大夫以太府少卿庾公為中丞天下翕然各教知勸大夫睦中丞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

呂本黃鐘之宮文粹李華御史中丞壁記

御史府尊則天子尊

御史府為朝廷綱紀之職故大臣由公相已下皆屏氣切息注萬目於五曹五曹巡南臺則綜覈天下之法立為內朝則糾約十官之失百司有滯疑之事皆就我而質正云云吾府為天子之耳目宸居之堂陛未有耳目聰明堂陛峻正而天子不尊也天子尊未有奸臣賊子而不感也奸臣賊子盡滅矣可以自朝廷至于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與御史中書院記

史書院記

御史過於宰相翰林

仕宦有三榮秉鈞當軸宅揆代工坐廟堂以進退百官為宰相之榮濂州妙選金鑿召對代天子絲綸之命為翰苑之榮烏府深嚴身冠威肅得以振紀綱而警風采為御史之榮就是三者而輕重之則御史之榮為尤甚何者言關乘輿天子改容事屬廊廟宰相待罪則權之所在不特進退百官而已也雖宰相之重其何以及此赤棒所指不問尊卑白簡前立奸回氣攝則天子耳目之所及者為甚廣不止絲綸之代而已也雖翰苑之貴其何以及此是故前輩論縉紳之榮貴者則曰大丈夫不為宰相必為翰林不為翰林必為御史而愚獨以御史為過於宰相翰林者以權重而職嚴也待奏狀元謝深

周以保氏諫王漢因設諫官周以御史贊命漢用司糾察

有制同乎古而乃不得以行其職者矣亦有制異乎古而乃得以行其職者矣自周人以保氏諫王而漢人因之以設諫諍之官此名異而其制同者也周以御史掌贊王命而漢人分之以司糾察之任此名同而



其制異者也在詩書

漢言路有限

漢御史有大夫有中丞有侍御史而大夫佐丞相兼統萬機中丞佐天子專掌糾劾總御史員四十有五秩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受百官章奏而其三十人則留御史府治事凡遣三輔奉六條察州則為監察御史也至于大夫則有諫大夫光祿大夫官無常員多至數十人居常議論如蕭望之部按延壽之驕恣嚴延年劾奏霍光之廢立皆以御史也劉向戒外戚之竊柄龔勝爭孫寶之繫獄皆以大夫也其為制初亦善矣然古者誦詩傳言各以其職上進於君而下至百工執事以諫初未嘗有出位離局之責漢之御史與大夫固以助天子之耳目而言路之狹亦自此始觀鄭昌誦蓋寬饒之書曰臣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而鮑宣上書論何武亦曰官以諫諍為職不敢不竭愚天職在諫諍然後得言天下之事而職非諫諍者其不為越職可乎自是而後其益分因御史而置兩臺專以糾臣鄰之邪佞因大夫而有諫者專以實

人主之愆繆官屬莫備於唐而其治愈不如古職有所拘故愚以為人君之設諫員孰若各使天下皆得以盡言而無擇者乎

漢不獨諫官得言事

漢家議事每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自太常至執金吾秩皆二千石既有會議亦何所不預此是漢家開關言路上自公卿下至博士議即人人得口嚙清議不必官以諫為名而後得言事

漢初中丞得行其權其後不得舉其職

漢御史中丞乃御史大夫屬官執法殿中糾察百僚凡刺史郡國二千石天子有所詰問下中丞問狀自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其職掌察舉非法受公卿奏事有違失舉劾之。漢初中丞在殿中蘭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是時尚書諸吏等官未置所謂親近天子而疎決內外以助人主聽斷者惟此一人而已武帝以中丞之官不甚周密於是始置中書居中受事後百官志又置諸吏居中舉不



法類官 又每詔下有兩府非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於是中丞之官不得居中制事特不過為掌治刑獄等官而已杜周咸宣是也中丞之權既分則內而侍御史外而部刺史其職皆弛而不振是以武帝末年公卿守令多為奸猾而皆不能制於是內置司直司隸外置綉衣直指皆厚其祿重其權使之持節擊斷於中都郡縣之間猶不能勝蓋不知中丞之職廢而刺史奏尚書事多弊故侍御史部刺史皆不得舉其職耳宣帝徵武帝末年遣使縱橫之弊一切罷之復還漢初之制令丞相遣掾史按事郡國魏相每事奏上丞相一一為披陳之雖刺史亦不廢但丞相史之上尤專是以政事備舉而內外咸稱其職然猶不知復中丞之權及元帝時石顯用事而丞相之權去雖時遣刺史亦無益於治于定刺史奏事京師皆為石顯壅蔽於是陳威為刺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欲申行總領部刺史奏事之職陳威卒為石顯所排以此見中丞之職久廢而移於中書一旦欲舉之難矣云成帝欲罷中尚書之職成帝用士人是時薛宣為中丞於

是舉奏刺史二千石所敗退稱進白黑分明則中丞居職其效如此是以繼此之後部刺史之權亦行於外如薛宣所奏其任頗已振矣陳威

漢武始置諫官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已未始置官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溫公

漢宣帝不當出諫官為郡守

御史天子之耳目也必得剛正之士而為之蓋天子以一身之微處法宮之邃百僚之邪正吾躬之得失皆溪自而察之於是設為耳目之官以司風憲之任故一人不必用其聰恃其明舉天下之事無不聞而見也宣帝之時蕭望之遷諫議出補郡守則亦民之師師非不美也而望之上疏且以出諫官以補郡守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蓋朝無諍臣則不知過失以是知霜臺之選不容少緩宣帝拳拳於是者以未為知大

體也東漢



漢唐之世御史得人其後所任非人

故必得鐵石肝腸鷹鷂操行者然後可以任是責不然則軟熟依違緘默退縮而胸中耿耿者不立何以砥礪乎百僚必得志懷秋霜忠貫白日者然後可以貫是寄不然則詭隨畏避蒙蔽在我無特操何以彈擊乎姦佞在漢之世臺諫有人則如卜式之長者望之之剛直而慰民望惟原其故則漢之君有以致之也班列會同專席而坐驄馬見避京師畏懼為漢之御史者若此其重孰謂懷詐事君人人如張湯乎在唐之世臺諫有人則如柳範之規拂蕭瑀之剛介王義方之抵觸姦人温造之威望稱職皆可以折姦臣而降國勢惟原其故則唐之君有以致之也遊獵抗諫每為動色皂鵬橫擊輒加假借為唐之御史者若此其重孰謂告訐獲寵人人如權萬紀乎。元成以後御史之職猶前日也陳中丞功齒石顯抗章力爭自程方進一用而憲司殆為備員王氏姦心傾露日懷染鼎之醜賢愚共知而無敢一言其失故醜醜異日之變元宗末年御史之職亦猶前日周監察劾彈劾得王拱以貢奉獲寵

肝義膽無復一毫凜凜林甫國忠姦寵百出聽其驕縱而無所  
終所以養成胡離之亂君子所以為漢唐不滿者以終始而二之也

漢唐諫官至多宋與今日不及

漢法大夫無員多至十數入唐自諫長至遺補二十人宋朝天禧始創六員之制而慶曆四諫尤為著稱此年以來諫省寂寥僅上一員以為省官歟則閑慢曹局率皆備官以為無事可言歟則今日可言之事必不少於祖宗時特懷私之臣畏忌入言是以因循虛而不補耳

唐臺諫是二職臺官僕射左右丞劾之

人有常言皆曰臺諫不知二者設職舉目不同唐諫議大夫拾遺補闕專以諫諍天子為職而御史臺自為一局所以糾察百官之罪惡故舒元褒劾御史温造恣補闕李虞不避道其言云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帝為之詔臺官供奉先後行蓋御史為臺官諫官為供奉官也陸長源曰諫臣須蹇蹇匪躬之士憲臣須孜孜嫉妬之人李華序崔孝公文集云朝廷以公直躬正詞擢左補闕嫉妬忿佞除侍御史直



躬故能諫君嫉邪故能察吏是臺諫之分也然諫官以嬰鱗為難其所  
上封事不過諫國利害初無風憲彈糾之重殆類清而不受者故元次  
公作竊婢論云諫議冗者貧無以繼酒是直諫議為冗官也陽城為諫  
議大夫不胥言事韓退之作諍臣論譏之于時諫官無權亦不難譏也  
一旦罷陸贄相裴處齡城乃以諫顯蓋諫臣無預彈擊雖有柄任失人  
為君之過是不當胥胥於其餘也其御史甚雖以嚴憚然而尚書左僕  
射左右丞劾其糾舉不當故魏證劾御史蕭嵩紀李仁發以房元齡太  
宗為之徒萬紀而免仁發夫已以劾人為難人亦得而劾之此所謂有  
言責者不得其所言而責隨之未聽其所言而無敢議者也若晉傅咸  
奏云司隸中丞得劾太子而不得劾尚書按漢置方進為丞相司直旬歲劾兩司隸又唐典尚書左僕射丞專劾  
御史以此參攷則晉中書不劾尚書正所受劾者而其時公卿莫明  
其故故咸說得行歟

唐世諫官救君失於將然

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公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  
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以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  
為君臣不失其所以為臣其亦廢乎其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為丞弼  
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  
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逐則是止不得其言而君耻過也

補論

高宗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使下面陳

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耶何公等皆不言也夫高宗在  
位昏童固無足取而求諫之言如此豈非太宗導人使諫之風有以接  
於耳目使之視微而然哉憲宗之時久無閣下論事者故穆元耳目所  
睹記不復知有納諫之事至於諫議大夫鄭覃崔郾之徒當群臣入閣  
之際諫其宴樂畋遊之失乃甚訝之問宰相以為此輩何人雖曰穆宗  
之不明而貽諫之道無以使之視微者實亦憲宗之過也唐論



魯宗護直臣恐為奸邪所噬

朝廷而不長直臣之氣則其擊搏姦邪鮮有不為所噬者觀魯宗之言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反為所噬御史繩姦惡亦然苟非人主保衛則亦為姦惡所噬嗣

顏真卿嘗為臺官明皇不識其狀貌

顏真卿嘗為監察御史矣又嘗遷殿中侍御史矣則是真卿固嘗在明皇左右也鯁直如真卿所言事如真卿且復為御史在明皇之左右則真卿之於明皇非不親且近也而明皇至不識其狀貌臨事見節乃若驚嘆則是明皇於平日任人之際蓋亦混然而已不復一舉目而為

察也陳洵厚唐史論斷

肅宗時李勉劾管崇嗣憲宗時温造劾李祐

管崇嗣嘗背闕而坐笑語譁縱為御史李勉所劾矣今於闕下復先至而馳是管崇嗣乃武夫崛起無禮於朝廷者也而肅宗必欲優容之豈以崇嗣嘗有功於國而固為之地耶以管崇嗣之功而遂至於背闕

語先至而馳則當時如李光弼郭子儀固當乘輿而登天子殿矣然足二人功愈高而志愈謙勢愈隆而身愈屈使人入皆如李郭尚何以況官彈治為哉憲宗時夏州節度李祐拜大金吾達詔進馬御史温造正衙彈劾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嗚呼温造真御史也其亦憲宗之剛明果斷者乎知乎此則知肅宗之優容管崇嗣有以長功臣之驕有以屈御史之體肅宗可謂一舉而兩失者也陳自厚唐史論斷

韓昌黎論陽城諫議不言政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學廣而聞多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云愈應之曰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子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然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哉昌黎異時陽諫議論國大事不如昌黎所云



唐世臺諫多為人所排陷

為國果不可無人也國而無人則人主耳目閉塞而危亡至矣其始也大臣當國憚其不便於已而迫於公卿議之不可誣於是遷以美官而實奪之權若姚崇之遷李義是也其後也大臣固位恐其將發已私而公議有所不恤於是詭計而出之外州如張說之出崔沔是也而又有最巧者小人之欲排君子激之以其勢而使自相攻而小人初無與焉人主不知則適中其欲若李逢吉之欲去李紳乃除韓愈京兆尹特詔不臺參以激之是也又其甚也若李林甫專進諂諛之徒以蠱惑人主之心與大獄傾陷正人以塞人主之耳目公指立仗馬以諷近臣諫諍路絕而養成天寶之亂雖有正觀之制如無是制也呂士瞻制要

唐初御史權重其後權輕

故事御史臺不受訟有訴可聞者畧其姓名託以風聞其後宰相以御史權重建議彈奏先白中丞大夫復通狀中書門下然後得奏自是御史之任輕矣

唐世官事有關失規正宋臺諫事未當始論列

唐室以前諫議大夫拾遺補闕皆中書門下省屬官日與中書令侍中侍於天子之側議論大政苟事有關失皆得隨時規正今國家凡有大政惟兩府大臣數人相與議論深嚴祕密外廷之臣無一人知者及詔勅以下然後臺諫之官始得與知或事有未當須至論列又云命令已下難以更改則是國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復救溫公文集

今之正言即唐之拾遺

唐志云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今之正言則拾遺也品秩雖卑責任甚重禮曰有犯無隱傳曰知無不為是以王者有過則犯顏而進諫大臣有罪則直指而不忌其或賞不以功罰不以罪詔令不便興作無時或除拜之間不才進或公忠之士濫被中傷或流放之人天下未知其罪或進用之者天下未見其能凡關損益合具奏陳諫之以厚利而不動臨之以白刃而不懼此諫臣之職也劉隨為右正言上仁宗疏

宋朝最重言官

考索續卷三十六



宋自建隆以來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  
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廟則宰相待罪  
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  
蓋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雖養其銳氣借之重權者  
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  
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東坡上神宗書

同前

祖宗慮下情之壅蔽則許以風聞言事慮職事之或惰則給御寶曆以  
錄彈奏欲其員之無闕也則詔以六員為定制欲其職之專舉也則詔  
以不兼職務凡所以假借臺臣而寵厲之若此其至其與諫官為天子  
耳目之臣等則是朝廷紀綱之地皆得以論特政糾官邪也李宗錄上神宗

宋百官皆得言事

天禧之前群臣百執事皆得言事不責於臺諫之官也近世臺諫得言  
事者三數人爾其餘皆不得論事天下是非皆取決於三數人者

不得以專其職以秩卑資淺者為說書而不得以抗夫尊於經筵乎何

取館閣昭又集賢史館總為崇文龍圖所以儲天下之英俊也王珪蔡

確慮其言改制之非是乃以學士待制之實職而為帖職於是乎館閣

為虛名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也王呂安石惠卿疑其言新法之不便乃以

科舉之廷對而易制策於是乎制舉為虛設而其實則盡廢矣夫天下

之治亂安危捨是四者孰得逾越而議之哉熙豐宣正大臣欲行周公

法度而先下商君之令以鉗天下之口循至正人悉謂之邪黨正言悉

第為邪等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若夫託圖書之神而造天書假周官

之文而助新法昭又集賢史館總為崇文龍圖經筵之蠹莫大於此哀哉

群書考索卷二十六

續集



群書考索卷三十七

續集

山堂先生章一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一刊行

元峯蕭一校正

。官制門  
監司

周始置監司

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監其方伯之國國三人

漢監司

漢刺史無常員時遣丞相史分刺諸州黜陟賢否理斷冤罪武帝始置  
部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專以六條察二千石其秩卑其權重故能激  
昂而自奮也朱博為冀州刺史行部不察黃綬吏民有言縣丞者令各  
詣部何武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  
免之而已是二者可謂得刺史之體矣至於鮑宣舉措煩苛代二千石



除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則勢偏郡國而後優預其事矣

宋朝監司

宋朝之監司漢之部刺史遺制也元城先生嘗論之矣漢部刺史十三州以六條問事其五條則皆及二千石考其秩則六百石乃在千石縣令之下也秩卑則其人自奮權重則其志得行至于綏和更之為救秩二千石其法隨矣唐制諸道帥臣兼觀察之權無有糾其非者是則綏和之制矣宋朝之監司以臺省寺監為之雖宰臣從官為帥亦許糾劾是則元豐之制也二三十年無方鎮之患其此之由歟宋朝監司有轉運使副有轉運判官使之按察官吏可也而有提舉常平提舉茶鹽轉運置於乾德判提刑使之並察官吏可也而有提舉常平提舉茶鹽轉運置於乾德判官置於開寶使副置於太平興國此轉運之職也淳化中置提點刑獄四年省之景德中復置天聖六年罷之八年復置而治平罷之迨置於熙寧而提刑之職遂不廢提舉常平置於熙寧而元祐罷之既而隨廢隨復提舉茶鹽置於宣和而紹興廢之既而或置或罷迨至紹興之五

非常平茶鹽併為一司而後提舉之職定矣然今之使副運判既不變除武臣提刑罷之復以常平茶鹽合為一司其名雖繁其職實簡昔在仁宗朝銳意太平責任牧守于時范公仲淹在政府取不才監司一筆勾去而張溫之之徒首被茲選風聲凜凜聞者是懼當時不堪遂以三虎四瞪之名中之卒罷按察之名而變仲淹已行之政歐陽公有言按察所奏不能與行互毀者一言便加輕信嗚呼若此而望部刺史之舉其職難矣哉

泉司

唐有諸道鑄錢使故今之泉使亦曰都大鑄錢司然必兼提點坑冶以為名者錢以銅為母而鉛錫其助也夫既以鑄錢為主意今其弊乃至於銷錢者何哉蓋黃金白銀元無與於鑄錢而上之人利於得銅乃以是而優鑿山者俾之多方營銅也其意則善其法則未然者地之所產有無不可以強同也愚民利於金銀之獲不復計夫銅之有無採之於山既不可得則計無從出未免復銷錢以為銅耳利之所在死且不顧



是豈刑罰之所能禁哉夫鑿山而得之者與銷錢而為之者其質迥絕不同所司獨不辨之乎蓋更胥均其所入之利而上下更相蒙也銅日加多而錢日加少名曰鑄錢司乃漢民銷錢之地也有能隨五金之所入而不強無以為有則害除而利自興矣

**總司**

方今駐軍吳會上流自蜀漢下流則負海江淮綿亘其中凡數千里所當控扼者皆置軍馬小戍數百大屯數千漕臣所入租賦而入于總所總所會所入錢糧以餉諸屯統軍者不與錢糧掌財者不施節制所以專其責而分其權也以無事之時言之潛臣足以辦事以有事之時言之四總未為贅員凡是區畫得失相半然財之所聚公廩者寡貪冒者多籍浩月之入而為姦利之資者不無官吏之弊不嚴賞罰軍政何由而肅乎。文公云總領一司趙忠簡所置

**常平茶鹽司**

宋朝立法初意常平所以濟民饑茶鹽所以助國用昔分為二今合為

一使之有無相通上下兼足也然今日在常平有名無實茶鹽之利一孔無遺何於利民者熱然而於利國者獨留意耶嘗觀熙寧變法諸州常平免役義倉市易坊場河渡等錢者委郡貳主之此乃王安石行青苗新法籍此以為國息也人主意在國息則利民之事不能以兩立矣今日雖去青苗之擾而諸州茶鹽香礬與夫所謂經總制錢所司督辦毫髮必計於此重則於從輕宜乎常平雖有移互之禁覆量之令更相蒙蔽徒為具文也獨不可原其故而為之所乎

**論監司當改作按察**

自秦置守尉監司有郡守刺史如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末令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來或置或不某嘗說不用許多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州縣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官農田判官之類農田專主婚田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盜賊刑獄而刺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資序視通判而刺史視太守判官有事奏聞則刺史為



之發奏刺史不肯發則許判官徑自申御史臺尚書省以分刺史之權  
蓋刺史之權獨專又不使若非其人則害貽一路又須重諸判官之權  
諸判官之下又置數員官屬如職屬官之屬如此則事權歸一太守自  
治州事而刺史得舉刺一路豈不簡徑省事又無煩擾耗蠹之弊今之  
主管雖視通判資格但權輕不能有所為但得奉承運使而已若分為  
判官又為專達則監司不敢妄作矣

**監司不盡其職**

皇華遣使專務咨諏綉衣直指風動列城是豈蒙蔽苟安之地哉則養  
安以自重積日以計資以因循為識時以緘默為得許以容姦為寬大  
以舉職為煩苛以興利除害為生事以激濁揚清為抗姦一事之當為  
則上下相倚首尾兩端又符往來終於不立一吏之當効則左右顧望  
畏首畏尾符激雖峻卒亦如初襄惟問俗所不暇也馳騁原隰所不便  
也深山窮谷或以險阻不及至新貴故交或以人情不欲至其所至者  
則前選後擁吏卒漁獵悉飽其欲而後去反不若不去之為愈者

**不敢舉劾**

况監司之於郡縣亦有不取者某郡之守嘗為侍從也則幸其復為侍  
從而有所求某都之守嘗為臺諫也則恐其復為臺諫而有所擊至於  
縣吏之與在朝有姻有舊者皆不敢問也民訴某守則封其詞以送其  
守民訴其令則封其牒以與其令是為守令執仇讐也守令從而甘心  
焉後有寃者夫誰敢言州縣之胥憑守令之寵以暴訴民誅之者某守  
令然則每相望無非鼠雀之盜聲勢交接或漏吞舟之魚耳

**輕授非人**

有以秩卑假以重權者漢之六百石察郡國是也有以權重而得專務  
祿者唐之以使持節是也使臨益部上動星躔車駐徐州旋至兩澤刺  
史之任所關如此而可輕畀其人哉非精神剛正不畏強禦則不足以  
任其職非風采奮發事業雄偉則不足以振其權在慶曆時廉直中正  
者方得舉而苛細矯激之人不用也嘗任縣邑者方擢為按察而僥求  
苟至者不擇也其後公正聰明之有科剛方澄第之有目固不容非才



濫廁其間者孝宗嗣位益重其選宰相進擬必反覆審問且親灑宸翰  
欲得剛正者奏舉數人監司之不輕畀也如此今也親擇之意易而為  
拘牽之法薦選之功變而為考任之弊郡印方縮已懷攬轡使車未遠  
覬倖且有先為之地者不風力則勢要請託皆得以行其私資考是遷  
則關茸庸繆皆將執例以取償於我矣

任監司之說有三

愚嘗論任監司有三說資望不可太輕遷徙不可太數文法不可太拘  
資望輕則屬吏不畏遷徙數則意旨不行文法拘則省察不周知此三  
說則上之人無愧於責任下之人得以盡其職矣

郡守

漢郡守

漢郡守地大而權重故二千石得以專制而有以盡其才按會稽一郡  
合今浙東西之地在其封內則其權安得不重趙廣漢之將兵屬潯  
將軍擊匈奴朱買臣將兵與橫海將軍擊東越是其兵得以自將而征

討矣朱博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夫選視其可以用者盡斥罷諸病  
吏薛宣移書屬縣然陟易置惟其所為是其條吏得以自進退矣文翁  
減省紀用度而自興學校尹翁歸論棄東海大冢市而莫能犯禁是其  
財賦刑獄又得以斟酌輕重而自用之矣然觀張敞與朱邑書曰佐敞  
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約結固無守也雖有亦安所施龔遂之於渤海亦願丞相御史無拘於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則知宣帝懼其專制而馭之以法矣夫是以漢之太守其地雖大其權雖重俯首聽命惟上所令而不聞其跋扈難制之患者蓋自有所以馭之之道耳杜延年吾聞有增秩賜金之寵責實之法嚴賞罰之用明此漢之所以多循吏也

唐郡守

方鎮之禍豈獨唐世然也原其所以致之之由由夫郡守之無權耳原其所由始於漢末而然矣初漢置郡守以察郡國秩不過六百石漢成帝時遂更為秩中二千石則常一變矣始時奏劾二千石長吏者皆



下三公遺吏驗實然後退黜及光武即位不復委任三府故權在州牧  
廢置自由則又變矣其始以六條詔察過失者罷其後乃與賦政治民  
之事則又一變也始則傳車周流後乃更為重鎮爭據土地則又一變  
也愈變愈重至于東都之末方鎮之形已成而劉焉建論猶請重其權  
任郡守之權悉歸牧鎮知有牧鎮而不知有朝廷太守之與嘗易太守  
為刺史又假之以使節之稱按前此所謂使持節者皆得專戮二千石  
以下是以古所以假太守者而假刺史此其重之之意豈無謂哉推其  
邊屯之兵總之都督又其品位崇重不為少卿而刺史見都督之禮又  
已先為之極至且唐制刺史見都督必首屬戎服不敢以客禮見令狐  
咼為吉州刺史堅不如制見觀察使齊映謫為別駕此則雖假之以漢  
刺史之名果何益哉開元以來諸道使得專停刺史而代宗使劉晏攷  
刺史六品以下杖而後奏此則所謂使持節之名又何相戾也郡守日  
輕而方鎮日強是無足怪

東朝郡守

大抵宋太祖之立國也夫趙中令之謀國也方鎮之強為天下深患弊  
根盡完蓋數十百年莫能去一旦盃酒從容談笑州雅控御抑制有如  
嬰兒分其支郡在此無疑心留之師第在彼無缺望置轉運以警其志  
置裨貳以分其權其規模遠矣夫收天下之精兵聚之京師州郡之  
兵若不足也而猶足以自衛也聚天下之財殺入之京師州郡之財若  
不足也而猶足以自給也大郡十數指揮中郡五七指揮小郡三五指  
揮軍儲餉給芻之運司統制軍馬隸之守倅一旦有警可以使之犯難  
而忘死其兵何如哉二稅分數隸屬州縣地利贏餘歸之本州經費職  
之軍資庫攝宴職之公使庫而又使之回易收其息利其財何如哉強  
不至衰弱不至削此國初之制然也熙寧大臣用意過當盡削州郡之  
權籍郡縣兵併兵額一路團結五千人為一將置將副專領軍情離貳  
役使不行而州郡之兵弱矣免役青苗色色取辦舊例財帛悉歸經費  
守臣所有者正有限額正使錢而已而又禁其回易限其醞造而州郡  
之財匱矣無不足以自衛財不足以自給一有警急束手無措後日之



惠君子已預上之嗟夫州郡之權不可以不削亦不可以過削不削則

京尹

自漢以來京尹之任類多聲稱通鑑張三王劉晏許孟容韋近世亦然近  
故也歐陽脩韓維元亮范仲淹蔡襄杜衍劉沆輦轂之下百官軍民萃焉四方萬里瞻焉君  
相必先知其人而後任之任是職者必自度其才而後居之也近觀列  
城凡令城下者類能自持亦以近守貳之故歟其亦自度其才之足以  
辨此歟廟堂量才之地必審擇天下之守令與夫守令之所以自審者  
皆然則郡邑之治班班可紀矣

郡守得人

紫雲之宴切責藩侯選德之屏書及郡守祖宗之重牧守者如此先  
張後王有聲於蜀郡父陳母迭稱於廣張方平之尹開封也人不取欺  
田况之守成都也人不忍欺或以寬厚而此仲詩或以清介而過馬援  
遺錢不取劉君之盛德也外戶不閉曾公之美政也二州竟留社公之

遺愛循循之政班班可紀迺其自來寧非自上之人有以激勸之哉

守令

守令自秦人郡縣侯國未之有改也宋朝懲五季藩鎮之弊凡朝臣領  
外寄者必帶省曹寺監官僚之名奉使而出上至牧守監司下至齊罕  
管庫通以奉使日之所以均內外輕重之任也至孝宗朝不任守臣不  
為即不任縣令不除監察御史亦此意也然漢多良吏類由文任宋元  
加之政卓冠江左亦由守宰以六期為斷也宋初懲創藩鎮之弊失之  
過甚而守令者率不過二三年重以熙寧新法之擾郡縣之財悉歸公  
上任是職者朝夕皇皇惟以財賦為念席不暇煖民不及親而去官之  
期近家食之日遠為身之計紛然四出其何以循良為哉雖然未仕善  
士皆可為也既仕循吏皆可為也古者循吏省刑而薄賦歛今也倚刑  
而聚歛古者循吏奉法而循理今也任法而苛理故曹之供輸司監之  
督辦無名之需非時之擾文移交馳促迫逮繫然則為州縣者如之何



而雀刑薄欵奉法備理乎曰黃霸事刑名之主而以寬和著各卓茂當  
紛亂之世而視民如子內心有主行其所學無往而不可中無得焉視  
人以為趨向雖平世亦不可為矣

方守令官民無由上達

近之官吏賢耶民譽之歌之不賢耶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  
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  
史不問則暴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日搗鼓上聞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  
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也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為之守擣杌鬻  
餐為之令郡縣之民群嘲而聚罵者雖千百為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  
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  
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老

今日中令之弊

守令之姦民號而訴者案牘相銜也重者不過罷去次者僅免而已舒  
之歲月民血之未乾而謫罰之書又以恩貸矣至於公卿大夫貪吝冗

耗以不稱職聞者則皆剖符以左遷之不意父母斯民之職乃為逐臣  
之淵藪也。何公刻嘗言於先朝曰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臺  
諫監司下賢使之為守令是大不然鄭州刺史以親故除豐城令尹以  
求劔補於已則便如國家爵祿何於私則便於天下蒼生何陳傳

善治所感

蝗避中年鳳集潁川九江得人而去猛虎潮陽得人而去鰓魚善政感  
物者也米以王渙而通粟以李峴而賤有李勉則夷舶來有薛公則魚  
鹽至善政感人者也吳弁

秦無賢守令故民離而亡

秦之吏非殘忍侵漁以逢其君則貪饕幸災不逞之人也於是民之欲  
仁秦者十戶而八九矣關東之豪投袂一呼毛奮而麟集戮力以傾秦  
者不可勝計為合之師所至如破竹者大率皆郡縣其守邑侍其令以  
怨之也不然則吏為自全之計挈地以賂而市一旦之命也又不然則  
談士掉三寸之舌傳檄而風靡其同黨之惡不遠臣妾者如三川守田



泗川守杜南陽守歸亦徒驅欲濟之民疾鞭而戰之不戰而塗地矣秦  
以虎狼之資尺攻寸取以吞天下一夕有變而三十六郡皆無人之墟  
子嬰之席未煖而天下歸漢何也無良吏也

守令數易之弊

天下非怨吏之可畏也民怨之可畏也今日遷某守明日易某令其擾  
則妨民其費則傷民其無意於留而苟簡於治則弊民其自以為將遷  
而求足其欲則又困民故夫吏之便民之病也

蜀廣之守不應輕異

蜀廣之辟置近者數千里遠者萬里一時部使者以奏牘未上其能否  
其賢不肖一聽之所薦之人其親與故不知也其利與勢不知也其果  
長於治郡與否不知也是又出於堂除部缺之外也名藩臣鎮非長才  
非昇無已則曰姑與廣郡與之蜀郡而已是則蜀廣之守非庸才不任  
事之人則同列所不齒之士也天下之勢無遠近無內外凡隸一圻皆  
吾郡凡受一廛者吾民豈有近之民為重而遠者之可輕也豈有近之

地為貴而遠者之可賤也王昔以民為天廣蜀之民何罪而獨不在所  
重也

重也

守令在勸沮

郡計不上璽書切責密令治化權為三公懲勸之道時出而用之則騰  
桑交之歌沸襦袴之謠為單父之琴富河陽之花將比比矣

縣令

漢縣令

有自孝廉舉者趙廣漢王尊有自賢良舉者魏相有自直言舉者王

有自方正舉者房有自茂才舉者薛宣有自四行舉者何有以能治劇

而選者何並有自郡吏積功而選者王則登進之路亦廣矣有

遷郡守者王尊有遷刺史者朱有遷諫大夫者鞠有遷京衛

都尉者王尊有遷御史中丞者宣亦有吏民所愛而增秩復留者延

壽超遷之賞亦厚矣魏相為茂陵詐御史傳者至於棄市何並為長陵

侍中犯法者至於斷頭期建捕客於蓋主之家義縱不少貸太后外孫



之罪權任可謂重矣然謂郡守步入府而因吏迎謁其子之使者至負  
擊以前驅督郵察縣得以按劾記獄所及不免解印甚而綉衣使者欲  
斬王新買馬不具欲斬長安令恩遇不隆莫此為甚此汲黯所以受責  
歸田里孔光所以自免歸教授貢禹一受責而改官即去也前漢循吏  
傳稱守不稱令廣漢之在陽翟焦延壽之在小黃王尊為魏令朱博為  
樂陽令皆良吏也而傳不之載

縣令

弦歌自娛者致割雞之喻操刀未能者胎製錦之機夫縣令之職乃民  
之師帥而教化惠養所宜先焉非徒曰紆墨綰銅賦田園之蕪醉河陽  
之花而已今也若根犯其慮謀訟裝其懷弄權於鷹鷂之行倚法為鷹  
虎之暴溪壑其誅求星火以督促間有魁壘之才一納於流俗之繩墨  
非令遠而就近則以不合於有司之程度而去矣

作令亦足以濟民

前輩常謂達則願為卿相窮則願為良醫愚亦自謂大則願掃天下小

則願宰一邑蓋卿相之與良醫窮達雖不同而濟人則一也宰天下與  
宰一邑小大雖不同而濟人則一也

吏曠職而宛轉以自全

銜帶勸農而實不副職寄營田而事不講平時出郊不過以飲酒遊山  
為樂幸而刺史責之則求援於監司而免矣監司劾之則求援於臺省  
而寬矣臺省私之則求援於宰執而脫矣疊遠相陵等級相制

縣道窘迫難為

積年拖欠前政已去而尚須帶納征亭商稅差官監收而文令補解昔  
之匱窘者今已變而為賤缺昔之富厚者今已變而為煎熬未赴者有  
償色債之憂已赴者有蹈鑊湯之嘆至於掉頭吐舌不敢反顧頻年豐  
稔猶艱支吾歲一不登立見狼顧是以因訟事而科罰其初數十千羨  
至數百千用歲課而預借其初一二年旋至五六年

州縣貪殘害民等事

科罰之賦私入以為已物沾籍之法輕用以為已威兩淮之陸運差科

考索續卷三十七



至於重疊而民戶之流離不卹也蜀道之失錢數歛至於再三而井邑之蕭條不顧也沿海諸郡之船番根括及細微而吏胥之姦弊不問也貪吏誅求民財困於姦賊虐吏峻急民財困於追呼奸吏狎侮民財困於曲法懦吏委靡民財困於猾胥謂。一擢州麾便肆貪欲訟謀則不問其曲直獄市則不究其是非窮盡徹夜惟財是求常賦之外別立科名刑逼年已闕之錢立青冊不核之限旬分定數納必加數或遣吏置局而拘催或差官下邑而根括縣道既極煎熬民間又難催索於是行一切之政撥不根之詞開告訐之門以網無罪設羅織之獄以窮富民對人則戚戚嗟嗟謂周弊之難復對吏則唯唯諾諾議事則端有可尋是以今日有窮空州郡而無窮空之知州有貧乏縣道而少貧乏之知縣天下財賦不在朝廷不在百姓而在士大夫之箱篋

**州縣吏便已而害民**

朝列而請郡曰吾為婚嫁之未畢也家食而求郡曰吾為掣累之猥衆也勢利之結交以異援於異日親故之饋遺以報恩於平時於是

為郡矣改秩而試邑曰吾姑以應令而非得已也選人之為令曰吾病於從勞而無補也於是傳舍視邑矣。朝廷無幸法郡縣無幸吏則天下無不幸之民云。朝廷不能無幸法則天下安得無幸吏天下不能無幸吏則天下不能無不幸之民矣一守之幸一郡之不幸也一令之幸一邑之不幸也是以賦取有常數而擅移預借百端以取之無郵也財入有定額而擅發移用陰以取之非顧也民既竭矣而歛不休力已匱矣而役未已民果何罪而吏與之仇也蓋不仇民則無以資吾之苞苴也無以厚吾之囊橐也

**能吏良吏不同**

精神可以照民情風力可以駭俗聽吏之能也吁抑孰知斷喪斯民之和氣虧傷國家之至仁者未嘗不在於能吏乎夫能吏以督租辦課為能以博奸擊姦為能以一切之美觀善最為能以巧取陰奪之計無出其右為能而所謂良吏者則輸課以後期聞蒞政以無能聞抑強扶弱以不得其術聞巧取陰奪以不由其任聞然吾講求田里之隱陋則吏



之以能名者往往有賦毒於蛇咬毒於虎民敢怒而又敢  
於天而顯無告者而郡有循吏則政藏於市墨之寶易  
種植而良法美意則隱然於匹夫匹婦之心惜哉良吏之不多見也上  
雖有意於精擇然所得者辯明法令者耳鉅孽奸邪者耳知事情於鉤  
鉅者耳學道愛人於武城者誠心於單父者有乎無也三穰善於蒲不  
敢欺於邾者有乎無也嗟夫珥筆教訟者傳問孝之章登耳聾吮者深  
春耕之耒一邑之徵古人之治如此正不待夫今之所謂能吏也。理  
財者牟利如秋毫立威者用刑如刺骨知術者梳鉤鉅文法者用効深  
則必曰能吏也有用之財也持心近厚者似怯處事過詳者似遲好持  
義者似迂耻言功利者似拙則必曰腐儒者無用之才也非辨切之風  
勝而豈第之政民歟上供之數使之無缺留州之租足以自給則德然  
自足以為稱職矣雖期會急於星火文移慘於矛戟上之人不問也課  
額一有不敷綱運一有不繼則忿然逐去恨晚雖小民愛如父母百姓  
以為司命上之人不恤也非撫字之心薄而催科之令慘歟。又嘗

者以民而填其貪賦之溪壑健者以民而試其屠剝之斧斤

本不應以財賦責守令

今天下郡縣皆為計司理財之地承流宣化字民之職皆為計司理財  
之官常賦辦矣雖溪壑其誅求不恤也上供輸矣雖鷹虎其苛劾不責  
也不然則息爭虞尚無益督負之煩編豎農桑莫贖催科之拙世無靈  
坦孰肯違租賦以受罰人非何易于孰肯却權茶之請以買橛乎。財  
賦辦別陞陞矣腹削生民剝及肌體無所攷也期會失則貶黜矣雖撫  
字心勞愛養備至無所見也建章奏上分畫甫三其得罪而去者非茶  
鹽酒稅之不登則上供總司之不辦也非戶部常額之過期則轉運需  
求之不至也詔下褒貶增秩賜金其躋等而進者非額外聚斂之有餘  
則經費衍用之俱足也非坑冶鼓鑄之餘數則必密進留州之兩盡也  
。財不辦則病官財必辦則病民今之試邑甚難也以易于而短於督  
賦君子謂之不智以再求而事於聚斂君子謂之不仁以淵明而但於  
督郡君子謂之不勇。戴星而入令佐之相與語者非錢粟之說無庸



議也抱文書而立者獨行以進非錢粟之計無庸書也筭楚刻於庭下  
叫號痛楚流血被體非錢粟之事無庸急也

州縣催科狀

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聽訟猶人必使凡有官君子皆知從事斯語師  
○然至於涖官臨民之際則所謂財已竭而歛不休民已窮而賦愈急  
每鴟韓公昌黎之戒而有司之不犯也國之空虛也刑錯之不用也  
每不能追還隆古之舊觀何耶豈時非成康文景之世人非龔黃章魯  
之流古今異習而太平官府不多見於天下耶曰非也夫縮銅章紵墨  
綬分民社膺昨土者孰不曰守以牧名當以惠善為先務也帥以師名  
當以教化為已任也官以親民為名當以撫字為意而不容有一夫之  
向隅也今乃不以留心撫字為稱職而以財賦促辦為任職不以甘棠  
聽訟為盛德而以簿書獄訟為窳兒之了官事是必有由也

奉使

相釋使

敵國有事相待以相無事得觀以使今之所以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  
為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  
令差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敢又  
非可以學至也今乃強之彼有倉皇失措為夷狄笑而已夷狄觀之以  
為樽俎笑談之間尚不能辨軍旅之際宜其無人也。丈夫生不為將  
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

遣使女真無謂

信使再通謂之屈辱可也謂因以覘國亦可也邊謀不明彼此間隔藉  
一介之遣或可盡得其虛實之狀古之人有行之者鄭元壽之於可汗  
是也非外示羈繫之誠則無以為生聚之計古之人有行之者范蠡之  
於吳是也譬之奕碁面置東西取舍旁角願今日勉之所以結局者何  
如也

使權輕重

萬不能攻城掉舌三寸可以縛敵。欲戰則使命輕欲和則使



命重者皆之為志於克敵則死生之說姑為解而恤此使命之輕也平  
城之役主於弭兵則劉敬之任舉城望其有成此使命之重也。爭言  
疆帳執節自誓固可尚矣而乃憚於後往其言陽許信而歸報固可喜  
矣而乃墮其虛給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則可專之春秋之義也或恐假  
以生事奉使有旨矯制造命漸不可長漢儒之論也或謂沮抑成功是  
得如之何而可

不可使士大夫辱於虜庭

辟擇班行之彥遴選儒碩之英而使之俛首屈膝於虜虜武校之前蓋  
亦國體之所關毋徒罪士大夫之不勇於行也昔隆興初兵交使行始  
於靈仲賢之開端訖於主倫之成事皆取辨於胥吏之流未至辱我士  
夫也孝宗皇帝之為國體慮也深矣。今使行人新命揚揚出境奉玉  
帛之盛隨禽獸之所竄而朝之不已過乎况亡虜之餘假息于汴乃吾  
祖宗開基建國立郊社宗廟正南面朝群臣而八蠻六狄奉琛臣妾之  
地也如使人者仕祖宗之朝奉祖宗之典禮入祖宗之都城望祖宗之

宮闕而拜大率於祖宗之殿下其類得無泚乎萬言書

內外官

均內外

朝廷郡國天下之爵祿也使士大夫止為區區之爵祿者計則初何內  
外之分惟其愛君憂國之意有不在此而在彼者此仲山甫祖齊所以  
允懷而國人所以眷眷於我周公也歟

均內外

康王之新陔位也而詰諸侯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雖所以  
勉之適所以慰之也猶曰在中在外猶二體也又稱之曰一二伯父固  
所尊之亦所以親之也

周冢宰屬官

或問三公與王論道經邦當時下兼冢宰而其所統六十官之屬往往  
士大夫所不屑為之事何也曰此固所以論道經邦也人徒見夫內外  
廷宿衛之士士之賤者也烹庖饗膳之事事之辱者也魚膳酒漿醢醢



之物物之微者也。夫三代以還，所以盡壞人主之心術而侵奪大臣之權而役也，而不知夫三代以還，所以盡壞人主之心術而侵奪大臣之權而苟茫茫者，是人為之。蓋公卿大臣內外則有限其進退，則有時不得日居人主之左右前後也。若夫侍御僕從之人，備趨走使令之職，而人主冥私玩狎之際，無不與之同焉。此其極也。則變換其耳目，惑移其心志，伺候以和其旨，察察以中其欲。小廉小謹，以示其信。人主一墮其中，則亦何所不至哉。故雖以文武之聖，而侍御僕從猶樂於得正人，而周公之所以相成王而詔後世哉，又不獨見於太宰之屬。他日立政之作，尤拳拳於綴衣虎賁趣馬之微焉。

周內外廷相通

小宰掌官刑以貳太宰，宰夫掌朝法以貳小宰，皆通內外之官也。故太僕傳言於宰，夫宰夫傳言於小宰，小宰傳言於太宰，又有內宰雖掌治王內之政令，亦屬於太宰。以此知周之官中府中實合為一體也。

內外無輕重之偏

天下之勢有內外而輕重之權，勿使有所偏舉，則善矣。古之人常均內外之勢，而中持衡焉。不泄邇，不忘遠，而吏之出入內外，初不容有所決擇於其間。漢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二千石為御史大夫，又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補郡國守相，其所以為內外制者，未嘗不均一也。文帝召季布於河東，以其使酒而復之，郡若有意於重內者，然詔遣列侯之國為吏，雖丞相周勃有所不敢辭，則曷嘗不以外為重耶。是以嚴助之厭承明而出，補為會稽守，非以內為輕外為重也。其均秩之禮，則然也。蕭望之雅意本朝而不樂平原守，非以外為輕內為重也。其愛君之心，則然也。故助自會稽召留侍中，望之自平原入為少府，其出入內外，安有輕重區別也哉。愚甚懼乎奸邪之害正陰傾巧計，使賢者不獲安處於朝，而人主不加察也。故汲黯迫於淮陽而不得久居位，雖有出入禁闥拾遺補過之願，而不克遂。京房沮於石顯而出，為魏郡守，雖有通籍殿中以防壅塞之請，而不得行。若是曰：人臣之顧位有所決擇，內外之心，其亦甚見之不明哉。



漢初內外朝相通其後始不相關

漢御史大夫屬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圖籍秘書權尊勢重與人主親近事下中丞則中丞白之大夫大夫白之丞相是中丞在內丞相御史在在外得以統內也內領侍御史外督部刺史刺史掌奉詔條察州郡治狀黜陟能否以六條問事而奏事復上於中丞是部刺史在在外中丞在內得以統外也要之漢之官制三公九卿雖列職於外而皆有屬以在內以周官之遺意求之則丞相猶太宰也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內宰也大長秋屬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與漢之制皆近於周之制也不特此也高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嘗宴見入奏事見高帝推殿姬后之世審食其為相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宴見上或時不冠此雖非體貌大臣之意然亦可以見其洞然無內外之限矣夫是以闕官雖寵丞相猶以微否而詰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而為之自武帝晚年莫道

內庭不出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而與尚書之章奏尚書之官於是廢矣既以尚書居中而憂事又置諸吏居中而舉法故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迎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中丞之官於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內之侍御史外之部刺史併廢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帶加官而丞相御史獨不如名曰尊之而實疎外之於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內庭者矣未年以霍光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宜若合內外為一然亦非丞相職任灑然號稱內朝而併奪丞相御史之權昌邑之廢丞相張敞不及與議不惟不得至內庭且不復預內庭之事矣夫官官典中書之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大將軍領尚書之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令光治內君侯治外內外朝判然如此此漢治之所由以盛衰也及光武懲外戚之用事憤大臣之竊命於是取三公之官以為閑職而職尚書及中書專委任之以為臺閣之長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疎外廷而親內廷矣捨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矣變前世參任士人之



制而專用奴僕薰腐之餘矣威靈之季御史之權盡歸於尚書尚書之  
權又移於宦官尚書官官合為一黨而宰相踈隔於外御史緘默於內  
矣自古內外之不相屬未有如東漢之盛者而其源實始於光武極其  
源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使三公九卿在外而  
以中丞尚書在內內外相屬而關節聯絡相應則漢之制周官太宰之  
制也奈何決意於法變之外使內外事權分裂四出而不專領於大臣  
其未流遂以若是極耶

漢內外常若軒輊

大抵漢內外朝之勢常若軒輊方外朝之勢伸則申屠嘉得以召辱大  
臣及中朝之氣盛則嚴助朱買臣等輩得以數詘御史丞相太尉彼非  
能自為軒輊也顧人主抑揚輕重之意如何耳大抵文帝專任大臣畏  
服公議故外朝得志而內廷詘武帝不假大臣以權勢欲適一己之私  
意故多致口舌議論之私人謂之天子賓客以軋之彼其意固與資之  
自助以排抑大臣也故中朝得志而大臣詘

唐內外官迭為輕重

唐自天寶以前朝廷尊隆士大夫皆以仕於朝為榮故外輕而內重倪  
若水以京官遷為河南採訪使不為薄矣然視班景倩貳卿之行至有  
登仙之嘆景倩自揚州採訪入為大理少卿若水錢之於蓋是時雖自  
朝廷冗官擢為方面者嘗自謂下遷其後一經中華之變故自是朝廷  
不尊外勢轉輕而為重加以刺史月俸至千餘緡而方鎮所取無藝京  
官之祿侵侵寡薄故薛邕由左丞刺歙州此貶也而家人恨降之晚崔  
祐甫任吏部員外而有洪州別駕之求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凡幕  
府賓僚有所忤於主帥者始薦入為郎吏其嘗遷臺閣者又寧以不赴  
取罪去矣然推原士大夫所以耻立於朝廷之故蓋亦有謂是殆不在  
於區區俸祿而已李泌增俸之請母乃見其一未見其二乎盧懷謹  
曰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而牧遐方是謂惠近而遺遠  
彼遠方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

宋朝均內外

宋朝均內外



州縣為滯路朝廷為經途重內輕外人情大抵然也雖然亦在乎所以  
處之如何耳祖宗典憲改秩者必宰邑典郡者方除即寺監丞之既更  
必出十里之地即官卿監之已歷必分一道之節更迭之制為一代之  
良法是陳若拙知軍以辭而被責郭贊知天雄雖辭而卒遣祖宗之威  
令如此孰敢以外地為輕哉趙昌言之知天雄亦能政稱而參大政劉  
昌言倅河南以言事稱旨而知樞密院祖宗之恩賞如此孰不以外地  
為重哉當是時風俗渾厚人知義命張知白身在館閣而乞領外郡韓  
授官至正郎而自請知縣不計品位之崇卑不論祿秩之多寡惟知盡  
瘁報國而已其用心之厚何如哉今之縉紳奔競成習居內則為遷在  
外則為黜亦豈盡無張知白韓授輩然不可謂皆若人也祖宗黜陟之  
法蓋亦講而行之乎紹興之詔曰卿監即官更迭補外侍從有闕選守  
臣監司此法而可行也乾道之詔曰外有治效擢之內職內有實績擢  
之外任此令尚可申也外官月俸尤更豐足有能以唐為言如范仲淹  
富弼者乎二千石治效增秩賜金有能以漢制為言如昔人者乎不然

彼方有登仙之望吾乃強之以勞人之職亦終於不樂而已矣不樂其  
職何以牧民

職祠祿

國家之所以遇臣下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特未知臣下之所以  
報君為民之意如何耳夫居其位而後享其祿任其事而後安其榮必  
也上無負於君下無益於民中無愧於心而後可也今也朝廷大臣至  
于州縣小吏有若其名而不在其位者有尸其位而不治其事者不知  
其幾人也或開居而祠祿或優寵以職名或坐展磨勘或例沾郊養或  
引年以加恩或老死有遺澤考之漢唐典故自食邑致仕奉朝請外所  
未聞也其視自提壺殫仕無廩俸之代為如何耶國家之所以待臣下  
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王安石乃挾祠祿以為擠屏之具祠馬溫  
嵩山崇福宮九四任神宗末年蔡京乃假職名以為寵利之私其所以  
報君為民又何如哉臣之厚民之薄勢使然也



群書考索卷三十七

續集

群書考索卷三十八

續集

官制門

吏治

宣帝循吏多於文帝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邑人蕭泗校正

宣帝寬仁恭儉不及文帝天資刻薄頗類景帝其所能垂意吏治而以良二千為重者徒以舊勞於外備知閭里疾苦吏治得失故也其天資刻薄終不可掩夫是以循良之名多歸於吏彼其循吏之數多於文帝之世者正以文帝寬厚長者德意志慮盡出於已不待吏為之宣帝德意既薄於是循吏之名始稍著見於世名不在君而在吏既有以見其若之無足言然自數人之外酷吏亦可知其不少矣賈。舉郡縣皆循吏而無循吏之名總說循吏必有酷吏區別於其間故漢之循吏正為



宣帝而作東漢之循吏正為明帝而作陳君

德化盛則循吏無稱

循吏變風之美酷吏變小雅之刺德化在上風俗淳一則循吏無稱文

時是也兵公故不立傳如正雅無風教化闕則國異政然後更著稱文翁興學是也宣帝

循吏最多亦有褒貶知擇任二千石良吏為然宣帝雖霸刑各一時吏

能亦多承宣帝意嚮惟王成黃霸龔遂召信臣朱邑有德遜之風義歸

則上武帝時只一仲舒然事不止於循良吏共有數朱邑廉武帝時只一仲舒平王成

農文翁興學

宣帝雖有循吏亦有酷吏

宣帝時雖有循吏酷吏亦不少循吏只是數人皆緣宣帝德意薄故各

歸良吏若文帝時豈可勝紀又緣帝長於民間故知民疾苦緣在民間

知官吏欺弊賞罰不明故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緣知民間所感由吏不

良故選良二千石此良吏所以盛也然宣帝雖霸任刑一時能吏皆以

嚴治承帝意向惟王成黃霸龔遂召信臣朱邑有德遜之風文帝吏不

入循吏傳

文帝始有酷吏

文帝寬仁無酷吏景帝初承文帝後吏胥惟郅都獨嚴故為酷吏之首

然郅都乃在鎬後文帝吏不入循吏酷吏傳景帝始有酷吏緣景帝學

處酷寬仁貶於文帝此酷吏所由起也

武帝時皆是酷吏

武帝朝無循吏皆是酷吏武帝本非慘刻之資只緣多事欲齊之以刑

班固正其名別其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序意當矣迹其上以為能一

語即見上之人欲齊之以刑之意矣

武帝以酷吏為能

能之過則為酷故能吏多見於酷吏傳故凡武帝之所謂能者皆班固

之所謂酷也蓋武帝正以多德而起多事惟天下之惑亂吾意也故寧

以刑法整齊其民以能吏趣辦其事故班固云雖酷而能稱其位矣揚

僕為太守郡尉治板尹齊上以為能拜為樓船將軍。王温舒為河內



太守好殺行威上以為能遷中尉凡能吏必有赫赫之名故王溫舒為  
帝齊之以刑之意

考課

唐虞成周考課先申明邦法而後誅賞

或問太宰之職正月之吉乃始和而布之正歲之月乃始垂象觀之邦國都鄙官府之中乃始施其治牧監正貳之屬乃始達其人何也曰此所以申明吾之法也歲終三歲將有以考課其人正月正元日四嶽四門之詢闢四目四聰之明達十二牧之咨二十二人之戒猶諄諄然命之者是固將以為考績之地也夫是以前黜陟去四凶天下至於咸服後黜陟而分三苗廢績至于咸熙三代以來世守此道周人考課之法尤嚴於唐虞三代之舊考之周禮有所謂逆其治者執吾之法而逆儆戒之於其先也有所謂待其治者既儆戒之則待其成而考驗之於其後也如官正醫師司會大司徒小司徒卿大夫族師黨正鄙師內史司寇士師之屬則皆所以考其事如官正膳夫酒正太府職內司會司書

內司會衆府彙人舍人之屬則皆所以考其財如太宰小宰宰夫則統而兼考之故日之有成日考之也宰夫受之月之有要月考之也宰夫受之有小宰受之歲有會歲考之也小宰贊之而大宰受之也三歲之有計三歲考之也冢宰贊之而王親受之蓋有官則必有事有事則必有考人與官不相違功與法不相悖則置之賞之其官則然其人則不然其法則然其功則不然則廢之誅之大宰既以三歲計吏而誅賞司士亦三歲稽士而進退非一切委之以法而聽其人之自縱也周人考課之嚴如此夫豈遷行其法而逆其效也哉其本末源流固自有次第非汲汲焉於朝夕之頃蓋曰成曰要雖不廢於日月而會計之大則必遲遲於一歲三歲之終申飭儆戒之必嚴勤勤於正月正歲之始在太宰則始和狹日而後欽在太宰則正歲必法儆戒群吏令脩宮中之職事而勸之以良能以至大司徒正歲帥屬觀教而卿大夫州長黨正以考而讀焉大司寇正歲帥屬觀刑士師亦慮而禁令焉故凡昔者經國之大綱



為治之條目輝煌然常有日新之意奉行之吏聯事合治之人欣欣然常有日新之功法若始立之法久若始用之人戒飭勉厲之餘有奮發而無懈怠有勅正而無玩弛能者舉見賢不肖無所隱至是考績之法始可行小而予奪大而生殺始可以各當其情也

考課詳於外而不詳於內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

漢考課之法詳於外而不詳於內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郡國長吏既有以上計以較其殿最而部刺史以其六條督其治行天子時遣使者乘傳行如方以察吏考俗而公府聽采長吏臧否以謠言舉按輒被黜免大率於外為詳也至於內則不過三府若光祿勳歲攷察德行以進退之而已雖曰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然進退之序亦未必一以考課為黜陟也焦延壽為中黃令舉最增秩王溫舒試亭長以事數廢賞罰若甚公矣然倪寬為左內史與民假貸而負租課富免而更以最治平為第一而卒不聞其羅用此皆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也至於京房奏考功課吏法

欲以丞令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尉有盜賊滿三日不舉發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尉負其罪則又行之於縣有上下相司之意其法煩碎不可用矣嘗聞魏正始中上使王昶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為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郡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比較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不可得而知也大意以上考下郡以課縣如扶風課茂陵蕭育第六是也州少課郡如刺史少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則奏事舉殿最是也丞相總職庶官如丙吉之歲竟丞相課其殿最以賞罰是也

唐考功之法善

考績之法唐虞至成周末嘗一日廢也秦漢之興此法亡矣京房區區欲舉而行之卒不見效而身死讒口漢魏而下未能行其緒餘者惟唐與獨有成法終始行之以有可稱焉其法有四善二十七最善以著其德行最以著其才術以善與最相為乘除分為九等以攷中外官上者



加階其次進祿其下奪祿又其下解任歲定京官望高者二人分校京  
官外官考而以給事中中書舍人蒞之其後屢置知考使嘗以宰相董  
其事見於傳記如孫狄之鑒班宋之公趙景盧承慶之達崔隱甫之敏  
趙宗儒之核皆可以稱記雖孫狄宋朝書何易於事托言邑民議益昌  
今不得上考然易于以不失考中上雖陽城自書下考而益以顯名至  
如李渤考功員外郎爾乃自宰相而下升黜之雖其事不見施行讀其  
表辭抑揚奮厲令人神竦大抵唐之法唐虞三代之美意也三代而下  
皆不能行獨唐能始終行之此其所以為可嘉也矣且其間豈無徇私  
任情之弊而其法自不可廢必也因饋廢食因溺廢舟則宰相之除授  
長官之薦舉豈皆人人無私而亦可廢乎嘗攷之唐世以物望取人而  
不疑於有司者其弊有三一曰貢舉許人以廉獻牲上皆得公然推薦  
二曰選曹鑒裁甄按不一切關於資考三曰考功有褒貶之實有升降  
之由此三者今皆無有然唐賢言選舉之弊多矣至於考課初無異議  
趙景審官六議其四亦言考課之善而已今若舉而行之又何難為一

薦舉

武帝所薦皆言利之人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以吾觀鄭當時之立朝未免於逢  
君之惡也武帝外與師旅內滿宮室窮奢極侈使其不得與利之臣四  
顧索然莫能措手又將懷財盡民散之懼車然更化復於質朴使哀痛  
之詔富民之侯必不至於末年而後行也當時不知出此反迎逢武帝  
之意薦東郭咸陽孔僅權鹽鐵算舟車言利折秋毫以滿帝之欲俾帝  
之後心與財俱長是猶蛟龍之雲雨虎豹之羽翼也大節耗虧縱有推  
轂賢材之意豈能揜其失耶昔蘇之湮洪水三苗之即功其工之象恭  
滔天彼其竄殛之刑無可疑者惟驩兜亦嘗稱其工於堯朝而遽與三  
人同罰者抑有深意焉功莫大於進君子罪莫大於進小人小人一至  
則亂國無所不至推其原究其本非自人以薦之小人安能自進哉以  
是而論雖切其罰不為過也當時苟生於舜之時吾知其不能逃崇山  
之貶矣



舉主按官之弊

今議者以舉主轉官為進賢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謹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賦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闇者各舉不才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進矣請求者進矣不才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與進賢之法乎

連坐舉主之法非

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以不能者得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深責也宋朝自祖宗以來責有薦舉除授之目仍列舉主姓名或在官貪濁不公柔懦不理職務廢闕處斷乖違並量輕重連坐且夫人之難知自免瘳病之矣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况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故曰今之法責主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

舉國非為已

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羊祐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嘗曰拜官公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狄仁傑薦張柬之又薦姚崇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曰天下桃李盡在公門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孫下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或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妻師德薦狄仁傑仁傑亦不知王旦舉考行簡行簡亦不知此舉人不以為已恩者也左雄薦周舉為尚書既而雄舉馮直不當舉即以舉劾雄此為人所舉不以已而受其恩者也或問報國孰為大曰薦賢為大竭一身之智力其效少竭衆人之智力其效多

宋朝有擇舉主察舉人責舉主之法

擇舉主於未用之先察舉人於方用之始責舉主於已用之後此祖宗之良法也咸平初上語李至曰凡所舉官多聞謬濫不若先擇舉主此擇舉主法也太平興國之詔曰九品之職一命之微未嘗專望於有司



必預召對於便殿此察舉人法也乾德之詔曰除授之制書舉主姓名或不知舉者並連坐之此貴舉主法也擇之於其先則人知所勸責之於其後則人知所懼天子又於其中而致察焉則其權又不專在有司矣祖宗朝舉京朝官委之蘇易簡陳恕舉御史委之樂黃知自陳微謂其人足以堪是選也今之達官不能者庸人一當其任例可揀拔廉謹者舉清幹贓汙者舉貪濁比之匪人如薦賢何祖宗朝高惠連之績用面授朝官張祥之自新授以令長此皆親得於顧問者也今之班引特為文具去黼座於數十步之外聽倡姓名而已旅進旅退何以知人若乃連坐之法則祖宗之所嚴而今日之所寬也昔邵餘慶受誓戒不及猶劾舉主邵燁舉非其人已經數省猶至停官其法之嚴也如此雖曰改節中變許自陳首而又有不在陳首之限者今也不然罪犯已著不可庇護舉主乃以陳首而免連出不罰而懼辭幾何人三法皆壞而薦舉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竊嘗因賈黯之言而深思焉舊制薦人不限員數自張易所舉猥多乃始限之舊制嘗參官得論薦其後常參官不

許論薦薦不以在任及所統屬皆得論薦其後雖在任及統屬方許論薦是向之法疎而後之法密矣然天聖中改官者止數十人皇祐中已六七十人至于治平則三倍其數法之疎者其數省法之密者其數增此其故何哉大抵有勅舉有限舉勅舉主者關其人則舉不闕則不舉也限舉者每歲有舉雖不闕亦舉也祖宗時闕令長則詔舉令長闕恭職則詔舉恭職闕京朝官則詔舉京朝官士大夫脩身所舉一二人而已故可以選可以責天子亦可以閱視自夫監官郡首歲舉限負不問賢否但欲充數一人之身更六七任則所舉不勝其衆雖欲行三者之法烏得而行之限舉不可行勅舉不可復善謀國者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矣意薦李師錫者凡三十餘人權之不次可也而上與有資實積善史用昭選任書致薦之者無一人終身選調可也而特以京官與之祖宗權衡固有出於是法之外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為舉得人

呂蒙正之無備蓋人才陳述古之蒙皆天下名士先正知人之明為人



之公得人之盛如此。夫大抵祖宗盛時，公道著明，大臣知薦賢報國而已。士大夫知行已，得身而已。上以公取，下以公進，一毫之私心不預焉。恩自己出，王公曾嘗惡焉。謝恩私門，吾所不敢。曾其今之師德歟？曹彬之薦其子，其矣之於午也。呂蒙正之薦其姪，謝安之於幼度也。范仲淹嘗攻呂夷簡，而夷簡復薦仲淹。唐介嘗劾文彥博，而彥博復薦唐介。此喬元之於陳瓘，解狐之於荆伯卿也。劉安世以不通溫公之書而被擢，則絜退者進，張師德以兩詣王相之門而見卻，則奔競者退。論薦如此，尚何議然則被薦者知之何？曰：范仲淹之於晏殊，存以不稱為羞。若此者，可以受所薦矣。未被薦者知之何？曰：呂舜從嘗調動於職事，乃所以求知。若此者，可以得所薦矣。噫！薦人者不私所薦，被薦者不干所薦，未被薦者不干所薦，又烏有薦舉之失實哉？故愚不敢以任法論祖宗而以任人論祖宗。

舉人乃所以為賢

已賢不及賢也。已賢而舉人之賢斯賢矣。已能未為能也。已能而揚人

之能斯能矣。陳述古襄之侍經席也，所薦之士自司馬君實而下三十餘人皆賢能之士也。嗚呼！盛矣！其後高宗紹興元年求賢手詔亦舉陳襄薦賢事。

趙普堅薦二人

普之相太祖也，嘗為其事擇官。普列二人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陛上。普色不動，搢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則補緝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人。

限日舉賢

慶元六年，臣僚申請述孝宗之訓，明詔兩省侍從臺諫之臣，限三日各舉一二員，謂嚴三日之限，所以杜臣下請托之私。奉聖旨，依仍不許宰執臺諫侍從親戚子弟交薦。

改官

李奎進卷六初選人之未改京官也，但以積考序進，雖有保舉課試之



式進者不必皆由此途真宗益謹課試多所升黜而保舉之詔又數下  
進者稍繁矣大中祥符三年始募幕職州縣官雖三任六考始得論薦  
被保舉者或一二人或三四人亟加遷擢執事頗惡其濫命自今待及  
五人始以名聞自明道後則又裁定內外臣僚歲舉官數文臣自待制  
至御史武吏自觀察至諸司副使各有等級不許輟過而被舉者非其  
本部監司按察司不聽磨勘其法制頗詳寶元末因上封事者言磨勘  
京官者必六考以上而嘗犯罪者加一等選人六考而改官實起於此  
慶曆初更命諸州視邑之多少薦舉差等而守將始有限矣皇祐初更  
命監司以所部多少劇易之差為舉人之數尋復裁定舉京官數而部  
刺史之舉始有定限矣

### 舉官額

天聖數十人紹興百四十人孝宗朝百二十人為是真宗行三年磨勘  
之法皆可積考而進無賢愚之別故自真宗以來改官之制不得不限  
其舉官

### 選舉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  
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  
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

### 周禮

閭胥書其敬敏任恤族師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  
州長正月之吉致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  
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  
天府內史貳之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 漢唐制度

選舉之法一變而為辟舉再變而為限年三變而為中正四變而為年  
停五變而為科目自隋始置進士科而唐因之其科目之不一而明經



進士尤實其得人已盛可為後世之良法也古之所謂鄉舉里選者猶  
曰鄉里之舉選云爾唐則不然舉以禮部請之貢舉選以吏部謂之銓  
選其名同其事異而其意於古有合有補其制而善用之雖古所以取  
士之方何以加是我漢初為辟舉之法限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經學  
三曰明法四曰任事要知本末具舉此其意又與周官攷其德行道藝  
而實與之豈遽相遠然而舉之於郡國而任之於王朝其初天下畏法  
莫敢繆舉而不舉者有罰其後舉者猥濫而妄舉者有罰則循私忘公  
之弊已形矣左雄為限年之法但使諸生試學文史試章奏一切責之  
以課試而貢舉之漸興也當是時胡廣張衡已議其非以為詔舉孝廉  
一以能誦章句節奏按為限是為捐本而忘末而魏氏之興遂立九品  
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其取士之意本欲合之於古以德行為  
先而其弊乃至於純任閥閥不論賢愚故劉毅云上品無寒門下品無  
世族晉宋循襲莫之革弊夫以名求之則中正之選豈不合古欲流弊  
之甚歷代厭苦反不若左雄課試之法行之十年既播得人然則善法

古者又何必徇其區區之名也九品之弊權歸吏部劉毅云一吏部兩  
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於是崔亮為停年格士  
無賢否專以解日月為斷謂之年勞既陞踵而行之史謂魏之失才自  
亮始然其法亦因時制爾夫豈得已哉崔亮年停之法即裴光庭之循  
資格也於時為議於今為用是亦烏可少哉觀亮與甥劉景安書亦以  
激於中正之弊而為此爾故格法創於魏科目興於唐皆所以救中正  
之弊也陳黥曰進士科目自漢至唐為擢賢真知言哉

唐選舉之弊

當唐之時言其選舉之弊一曰不求德行而第攷文章之末藝以為非  
古弊登曰古之取士必攷素行之原詢鄉曲之譽漢世求士亦觀其行  
頌文功試官武闕守禦劉曉曰通鑑作劉曉國家以禮部為攷試之門  
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驅馳於才藝不務德行揚館請因古制縣令舉  
孝廉於刺史刺史升之禮部柳冕言文章之士不根教化進士以詩賦  
取不先道理明義以墨義考試不舉儒術選人以書考最不尊人物



各有青義著于史集以此知本者然而不攻其所以變之之由則亦不足以為義也古者天子自治者王畿千里之外即為封建其王城二百里之外又責之都鄙之長則天子所治者六卿六遂二百里之間爾當此之時四民皆世其業無越乎分守其比閭之民備其德行而書之鄉大夫者又非有後世驟貴峻拔之勢固亦無所覬覦而其心術純一毀譽自不相冒鄉遂之官下視所隸伍伍相聯朝夕相習可以指數而心喻又不難乎攷察下漢而郡國雜置然其僚佐皆自辟除常歲所貢率二萬口貢一人不貢一二百人而止以天子之朝公卿之重一歲之久按郡國所推薦一二百人之賢否進退雖在數千里之外亦無難者自漢武稍裁抑侯國秩二千石不許擅授魏晉而降權益內移故有敕用州簿郡功曹者至于隋制則一命以上之官皆由朝授由是朝授歲選動以萬計而後世爵祿益貴奔競成習欲以無形之德行不可憑之毀譽人人察之而異其所得豈不難哉魏之中正曷嘗不以德行為本而流弊之甚後代君之要知封建不立世祿不行郡縣之權悉歸朝廷

而欲仿古貢士之常制不可得已故科目肇於漢興於隋著於唐而備於宋朝此誠擢賢之路也誠使收之以貢舉格之以法律而分置之朝廷與州縣嚴為考績之法而徐故其後豈不合於唐虞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之良法哉而奚遽不足以得其德行之實也哉又奚至於捨本而徇末也哉

論評

人之實行能掩於人之所不知而不能逃乎鄉黨之公議故古之論秀必本于鄉而漢之取士猶有鄉舉里選之遺意也武帝求賢良國人共推公孫弘以充賦萬石君家以孝謹聞郡國特以其子為郎中令一推倪寬則曰知之久矣一言蕭望之則曰此東海蕭生耶一薦龔勝則曰固已聞其名其令聞美譽固已素著於鄉而達於朝廷之上蓋如是其不可掩也至於酈食其家貧落簿縣中謂之狂生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巧貨無節不為鄉里所稱公議之在鄉里昭昭乎不可泯沒安能掩其所不知而用之欺君哉是故能自持於鄉者然後州縣



後為幹佐曹吏能自出於州縣者然後五府辟為曹掾能自效為五府  
者然後朝廷所選用其初皆本於鄉里公譽也是以高祖之初郡縣各  
置三老相帥為善而又設為孝廉之科以取士其始有意於鄉舉里選  
之舊乎

貢舉

高宗時劉祥道言歲入流千五百經學時務比雜色人三分不及一元  
宗時楊場言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是唐科目取  
人不及雜色入流之衆也然唐取士之途又有二焉由學館曰生徒由  
州縣曰鄉貢而楊場言明經進士百人二監生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  
而得第者無幾是言生徒不及鄉貢也進士科不過三十人故杜祐言  
進士得第者百一二明經者十一二是進士又不及明經多也生徒不  
及鄉貢進士不及明經明經進士又皆不及雜色入流此其選數之大  
凡也唐初貢舉屬之考功至開元移之禮部所謂主司皆有常人則既  
預知之矣不惟預知也亦可預謁之不惟預謁也亦可預托之貴者以

勢托富者以財托親故者以情托此豈復有真貢舉哉故有因權勢以  
相傾奪如牛李之黨由於錢徽典舉之日至於互相磨軋者四十餘年  
於是又有畏嫌自私而矯時以為公者則有嫌於貴而不得舉者矣如  
韓退之之序齊皞是也有嫌於富而不得舉者矣如柳子厚與王參元  
書是也幸而不出於私則又不幸而入於矯夫其矯者必有所懲也故  
觀其矯而思其所懲之由則通榜取士弊且如此此唐名臣多由此出  
彼果何以致之邪豈其有徇私之弊而猶不失其收時望之利耶若夫  
崔群之第緣梁蕭杜牧之第緣吳武陵李商隱之第緣令狐綯盧肇之  
第緣李德裕每每類此亦何惡於請託試

唐志謂進士尤貴得人亦盛

唐志謂舉科之目進士尤貴其得人亦盛然嘗論之以唐貢舉之員數  
較之他流則狹矣以唐貢舉之條式較之今日則踈矣然而足以得人  
何哉曰儒科之重自唐始其狹且踈何尤焉而其流品之別公望之屬  
抑有自來故雖狹且踈而猶足以得人是儒科之所以重也韋貫之嘗



言禮部侍郎重於宰相憲宗語其故對曰為陛下揀宰相者得無重乎  
權德輿為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二而登宰相者十人其他征鎮  
岳牧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則知其時待之之異選之之重有在於  
是而其奮然於事業為國名臣者多出於其間前世所無也杜牧言國  
朝自房梁已降有大功立大節者率多科第人也因歷數其人謂郝處  
俊來濟上官儀李元義婁師德張柬之郭元振魏知古姚元崇宋璟劉  
幽求蘇頲父子張說張九齡張巡裴度凡十九人皆文武全才傑然不  
世出者然牧所言及其時而止間猶有遺者以此見唐史得人之盛非  
虛語也

漢科目

漢之取士隨時設目蓋非一科其行之最久得人為多者在學校則有  
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賢良茂材明經而已孝廉始於高祖賢良始於  
孝文茂材明經始於武帝四者之科終漢之世不變而公卿大夫多由  
此途出然愚以為碩大宏博之材要非科目所能得限人以科目之選

則其所得豈復有異才哉蓋明經止於藝以射策為甲乙非有深探  
人之肯賢良止於對策與時世為俯仰非有直言極諫之士鄭司農謂  
舉孝廉比於周之賓興舉茂材比於周之興能此又名似而實非也是  
以業明經者志在於取青紫應賢良者志在於貪權勢陳湯舉茂材有  
不奔父喪之罪徐淑舉孝廉而不能逃冑年之責以科目取士而得人  
若是其有卓然不群出其中者特幸耳雖然漢猶不專倚於科目也鄉  
里有推譽之公州縣有辟除之選故士之脩於鄉者雖不由科目以進  
而辟書踵門選拔州縣等而上之豈與科目之士同於擢用此後世之  
所未講也

銓選

漢無限年

古者四十強而仕七十則引年而致仕故其未仕也用其半生為學而  
後可以入仕及其既仕則以三十年宣力於國而晚歲休致又足以自  
養其筋力故下無躁進而上無貪位漢世士大夫自少至老初未始有



限也劉向以十二為輩即陳咸以十八為郎貢禹之子年十二而元帝  
欲祿之其入仕不幾於監乎劉辟強以八十為衛尉公孫洪以八十為  
丞相充國以七十餘為將軍貢禹以八十一遷御史大夫是未至於老  
癯者皆可以綰綬于朝也平帝始平中龔勝漢邴以年老乞骸骨詔策  
遣之始有古者年至致仕不盡其力之詞後漢左雄議限年法四十以  
上始郡舉孝廉是二者俱有得於古人之意今制二十八仕七十致仕  
視漢世為得而所以致入仕之源者抑猶有可議者乎

遷轉

漢之遷轉惟上所命初不以品秩高下為升降故士亦俯首聽命而莫  
敢有所請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雄三十不徙官至有為太僕立功自  
高至文而猶未離乎舊職則何有淹滯若此也賈誼超遷歲中至太中  
大夫公孫洪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王仲翁大將軍長史三歲至光祿  
大夫若此者又何其速也彼其黜陟進退雖未必皆當乎賢否而其用  
舍之權一出於我固未始有資格之拘然至於大臣不職去之可也收

其印綬可也亦何至左遷他官以奪之哉孔光免丞相為博山侯久之  
復為光祿大夫位次丞相月餘為御史大夫未幾復為丞相以至韓安  
國蕭望之翟方進之徒皆以御史大夫為他官安國為中尉望之為太傅方進為京兆尹彼  
嘗執天子之政矣嘗正百官而統其權矣今一旦降尊就卑使其僚佐  
比肩而治事豈所以待大臣哉國朝體貌大臣之禮可為萬世法

辟除

漢選部有尚書自縣令以上始赴尚書調選張其餘郡縣之屬吏至於  
公府之掾曹各自辟於其長其諸侯王國自內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  
是以朝廷無銓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實賢否勤惰各察於其屬之長  
而黜陟之故幹佐曹吏拔於州縣者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掾曹然  
後為朝廷所用推而至於公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  
辟鮑宣為佐曹掾史高領尚書事而辟康衡為議曹史此曹掾之辟於  
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蕃為別駕王渙以方城令而辟仇覽為  
主簿此屬之辟於郡縣者也是以士之備潔於家而聞譽達於朝廷往



往辟書交至其門而無遺才此漢之選吏所以一付之公議而猶未至  
纖悉於法也今吏部注擬下自監官筦車之微一切選之尚書其年勞  
資格而例以予之若執契券而責債其主矣暇問其賢不肖哉

選曹

自隋一命之官皆授之朝廷州郡之官悉歸於吏部而唐承其制不能  
彌縫其闕更張其弊是以論者不滿焉唐之選法始於孟冬終於季春  
天下之士奔走於徃來秋而徃春而歸歸裝未解而選期又至是以遠  
者不能至貧者老者不能至至者不能歸此其患一也其選法與禮部  
無異自五品而外更歷之夕亦不能免庸有顧重而不肯就者此其為  
患二也凡選無常員雖至者千百而授者不能什一則有出身二十年  
而不能祿者此其為患三也夫群天下之士而決於一二有司之目察  
其貌言攷其書判任公之吏力有所不逮容私之人亦何所不至至於  
諸托縱橫奸偽百出無足怪也此其為患四也唐都長安每歲輸江淮  
之運以足饋餉今也選士雜流動以萬集僕馬之數又倍於是匱耗也

力執甚於斯此其為患五也又其詭官率以四起及其滿秩理年即選  
限以歲數乃得選集得失之際又不可必去位者顧戀有不忍之意居  
官者放縱無堅持之操此其為患六也凡此六患唐之諸臣極言其故  
而求所以革之之方皆以為莫如復漢辟舉之法而卒不能行漢初風  
俗猶古郡國守相得自辟舉中葉以後猜疑交作拜授如流則既已不  
可行而况又其後乎夫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今既  
郡守數易不如漢權任不如漢漢二千石下委之選除今以一命悉由  
廷授而獨於辟舉欲循漢舊不亦難乎夫自漢武以來極力以收郡國  
之權至隋而後盡豈其能一旦復散之耶故辟舉之法雖喜非復唐所  
能行也宋朝循唐選法而六患自亡乃有任人不任法之患似直過云

流品

漢之用人不分流品視其材能勳績等而上之無有限格周勃以木強  
申著以蹶張薛宣以書佐魏相以卒史皆致位丞相然其入仕之始等  
級次第亦自有品節存乎其間其以明經學進者多除轉或大



夫待中如嚴助朱買臣疏廣平常之徒是也其以材武勇猛進者則多  
除太僕或中郎將驂乘如夏侯英公孫賀衛綰之徒是也張湯以法律  
進身則先以法官處之始為內史後為廷尉皆法官也黃霸以入粟補  
官則先以財賦處之始為卒更後為均輸長皆掌財也雖其始有所  
分別而積功累勳無不可任若此漢官所以未免乎雜也武帝始用儒  
者為宰相革去軍功刀筆之選誠可為一代之良法而其後惟意所用  
亦不專用儒生以黠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蓋有激而云終漢之世清  
濁混敷上下無別以宦官典領尚書以儒術直秘閣尚書即掌代王言  
而以令史又次補之宜乎丁耶耻以孝廉而為郎也誠使漢之用人上  
至公卿而有限法則雖流品之不分何害哉

雜流

蕭何著試吏之法然諷書九千字以上者得為吏又賜六體書而課最  
者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則為吏者以諷誦字畫而為之矣至於太  
學選用文學掌故之士則有補左右內史鴻臚卒史者有補郡守刺史

所判以衡鑑自任如文潞公所言則人不敢欺誠使揭科條如魯宗道  
榜竇聞如趙及銓事悉自予奪諸吏聽行文書如杜祁公則人不容欺  
得人若是雖無法可也若觀其事而不知名實聽其言而不知好惡見  
其容而不知其厚薄不察所舉而不知所予凡所注擬徒使吏挾法於  
前曰某人於法在所取某人於法在所後無所可不准法之為聽則寧  
不有愧於先正彭公之言也哉

群書考索卷三十八

續集



老翁經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書